

卷
三
四
五
六

青學齋集

齊

青學齋集卷三

新陽汪之昌

湯誓序說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
湯誓枚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
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近金氏鶚據史記吳起語力辨
枚傳都安邑之妄與出其不意之誣以桀都大約在今
河南府洛陽縣陟地無可攷太平寰宇記云堯山在河
東縣二十八里卽雷首山亦卽陟山湯伐桀升自陟卽
此然別無證據亦本枚傳以埒會耳謂陟蓋自昆吾之

夏所經之路者近是鳴條所在近江氏聲王氏鳴盛孫氏星衍咸據逸周書呂氏春秋淮南子當依鄭注爲南夷地足定歧說竊謂此序文當有錯簡作湯誓三字當在升自陟下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句當在後序夏師敗績句上何以言之本篇首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中言今朕必往篇末予其大賚汝予則孥戮汝明是啟行之始兩軍未見之時故以賞罰相激厲若旣戰之後則爲賚爲戮必有其見共聞者不煩申告矣此其證一序言升自陟作湯誓猶之至于大坰仲虺作誥遷于囂作仲丁師渡孟津作大誓序記一例其證二或以牧誓序

亦云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與此正同不知彼序但云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未嘗先言伐受不言與
受戰所與戰者不明此序已云伐桀與戰者必桀何必
戰于鳴條之上復贅與桀二字又安知非後人因牧誓
序文遂移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於作湯誓前乎允征
序義和淫泆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不再言義和名已具
前與此序之桀同其證三就本書證之錯簡顯然史記
殷本紀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此卽序
所謂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文也本紀錄湯誓辭云作
湯誓下乃敘桀敗于有娥之虛桀奔于鳴條夏師敗績

敘戰在作誓後史遷錄三代事次第每與書序合則遂與桀戰句當與夏師敗績相接此又一證此序枚傳之謬前人已經駁正序文錯簡未有及之者故爲此說以俟質焉

伊陟原命解

傳尚書以孔安國爲最古司馬遷問故於安國則孔傳雖佚而史記所述皆真古文也商書序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僞孔傳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孔沖遠疏大戊贊于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大戊以桑穀事告伊陟亦告原序

故總以爲文原是臣名以言命原故以名篇猶罔命畢
命也僞傳孔疏以原爲臣名蓋本馬融融曰原臣名命
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融說未知所本別無取證然
以原爲臣名例以伊陟巫咸商書紀述旣詳周書君奭
篇亦云時則有若伊陟及巫咸又王家文史記並各載
其事跡果有臣名原何以經史俱寂無表見也如謂經
以命名篇者說命罔命諸篇其上一字率係臣名然說
命罔命經文已佚若未逸之顧命亦以命名篇初非臣
名也案史記殷本紀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
讓作原命史公敘事次第輒與序合其所據依必親見

之壁中眞古文必本親問於安國者是序無伊陟篇目
矣命伊陟而曰原命者原之言再爾雅釋言原再也周
禮禁原蠶注亦以原爲再均可證蓋因伊陟謙讓不受
而再命之故以原命名篇攷殷本紀伊陟贊言于巫咸
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以史文準序序當云
作咸又四篇大戊猶虞書序云作汨作九共九篇藁飭
句法一例俗儒誤闕大戊一篇與百篇之數不符遂增
伊陟篇目以足之江氏聲云古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
下加二畫此序大戊贊于伊陟承咸又四篇之後大戊
字下皆當有二畫作重文以兩屬俗儒誤作單文遂闕

大戊篇因增伊陟之目江氏所云實能抉其妄增之由
吁作僞者不知原命之誼增伊陟篇目作疏者復曲爲
之埶會苟非史公以得之問故者明著本紀又奚以證
原命之名篇而訂伊陟篇目之爲誤分哉

盤庚始稱殷辨

盤庚遷于殷鄭注商家自從此而號曰殷疏謂鄭以此
前未有殷名以中篇殷降大虐爲將遷于殷先正其號
名引商頌商邑翼翼撻彼殷武證稱殷而不改商名大
雅殷商之旅咨女殷商證殷商亦可兼稱尙書集注音
疏湯有天下之號曰商而此中篇殷降大虐西伯戡黎

天既訖我殷命商頌殷受命咸宜皆謂商爲殷明是由
遷于殷而改稱殷與疏說相近據疏釋鄭義直是盤庚
改商爲殷又見經於盤庚後未嘗不稱商乃分別單稱
兼稱以自圓其說竊謂鄭注散佚此疏節引單文案諸
經殷商每錯出一篇中如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殷
罔不小大而下云商今其有災商其淪喪所謂自徙此
而號殷者未見其確竹書紀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
于殷徐文靖統箋以此商侯爲子亥殷之號自此始世
本亦云子亥遷殷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正
未可謂前此未有殷名疏說決非鄭意案鄭君此語當

爲敘將治亳殷之注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者對亳
立文謂向稱亳而自此曰殷非謂自此改商爲殷也攷
百篇敘自湯始居亳後女鳩女房敘曰去亳曰復歸于
亳湯誥敘亦曰復歸于亳紀湯事輒係諸亳而太甲敘
三年復歸于亳沃丁敘沃丁旣葬伊尹于亳咸乂敘亳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是湯以後亦仍亳稱而未見殷稱
而西伯戡黎敘曰殷始咎周矣微子敘曰殷旣錯天命
矣則不復稱亳而概稱殷嗣後周書敘之涉商家者若
伐殷勝殷悉以殷稱商家鄭君以敘之稱殷實始於將
治亳殷爰釋之曰自徙此而號曰殷徙此謂徙亳見前

此居亳卽曰亳此後雖居亳而曰殷前此所稱之亳卽後此所稱之殷而後此之稱殷乃肇始此敘之稱殷專就百篇敘爲訓若商雖爲湯有天下之名曾不見於百篇敘此又可證始稱殷之斷非謂改商稱殷矣盤庚遷居之殷地尙書家攷之已詳特就始稱殷之義辨之于今五邦解

于今五邦傳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據傳則五邦爲亳也囂也相也耿也及盤庚居亳凡五釋文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據馬數商邱而不數盤庚之遷疏鄭王皆云湯自商

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
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尙書集注音
疏五邦與五遷不同五遷謂五次遷都成湯仲丁河亶
甲祖乙各一遷并盤庚爲五故敘言盤庚五遷五邦則
建邦有五所湯自商邱遷亳一遷卽有兩邦後又三徙
有囂相耿三處通商邱亳爲五故云五邦實止四遷不
數遷殷據江說則孔傳可以釋五都非可以釋五邦五
邦自當依馬鄭王之說羣經平議引西京賦殷人屢遷
前八而後五後五遷當從亳始若并商邱數之則不足
前八遷之數其說洵塙竊謂商邱誠不當與於後五之

列卽亳爲湯開國所定都受命興王之地似亦不宜併入正不止未遷之亳也就孔傳若馬注而論囂相耿百篇敘顯有明文攷竹書紀年仲丁元年自亳遷于囂孔疏引李氏云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史記殷紀帝中丁遷于噽索噽傲亦作囂括地志滎陽城殷之敖地亦曰囂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紀年河亶甲元年自囂遷于相殷紀河亶甲居相正義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魏書道武帝幸鄴訪立州名崔光取亶甲居名之相

州紀年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殷紀祖乙遷于邢索隱
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括地志
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左傳閔二年注
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開皇之耿州卽爲邢通典亦
云祖乙遷邢邢卽耿無疑是囂相耿三地紀年史記之
文可與書敘互證案紀年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
庇八年城庇是祖乙遷耿後又有庇之遷南庚三年遷
于奄續漢郡國志魯國卽奄國左氏定四年傳因商奄
之民商奄殆以商之舊都名然則囂相耿外又有庇奄
二邦又均在盤庚前尤與經于今之義相應烏得牽合

湯都之亳與盤庚謀遷之殷以足五邦之數哉

西伯戡黎微子二篇說文引作周書說

說文女部周書曰大命不玆見西伯戡黎篇惟玆作玆
口部周書曰咈其耆長𠂔部周書曰我興受其退均見
微子篇惟退作敗案西伯戡黎微子二篇今尙書均次
四十篇之商書中據說文戈部伐下商書曰西伯既伐
黎足部躋下商書曰予顛躋西伯既伐黎卽西伯戡黎
篇之西伯既戡黎予顛躋卽微子篇之予顛躋明稱商
書故說者咸以玆下咈下退下諸作周書周當爲商之
誤俞氏茶香室經說謂安有三處皆誤其說甚正又引

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釋文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
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五篇皆商書以作書猶
在夏時不嫌列之夏書證西伯戡黎微子二篇雖商書
而文王受命作周改元稱王依鄭君說入戊午部三十
年歲在己未爲文王元年則自己未後巳爲周代此二
篇作於周時卽爲周書比例精當足正以說文引西伯
戡黎微子作周書爲誤者之妄竊謂之二篇之作周書
有卽本篇敘文而可證者西伯戡黎敘祖伊恐奔告于
受鄭注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
德案商王咸以十幹爲號敘所謂太甲沃丁太戊皆是

商紀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據此西伯
戡黎敘之受以商書敘太甲沃丁太戊例之自當稱辛
而乃稱受與周書洪範敘勝殷殺受之稱受正同牧誓
今商王受無逸無若殷王受之迷亂是周書以受爲通
稱此其顯據微子敘殷既錯天命揆諸周書分器敘武
王旣勝殷微子之命敘周官敘均言旣黜殷命諸云旣
者皆就事後而言則旣錯天命自是天命錯後之詞亦
可見微子一篇決非作於商時參觀二篇敘之立文似
本係周書史記孔子世家敘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
秦繆是敘爲孔子作據西伯戡黎微子敘則孔子固不